

蘓秦列傳  
穰侯列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史記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吳興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

第五人秦景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鶴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維陽軒里之

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維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東事

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

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

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出游數歲大困而歸

蘇秦欲神秘其術故假各鬼谷索隱曰戰國策此

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

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

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

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遍觀曰夫

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而

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

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

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

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大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及府手音徒何反鄒

誕本作揣摩靡靡讀亦為摩工劬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

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辭其術以

成六國之從也江遂曰揣人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弗信乃

### 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

正義曰東

有黃河有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堯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

國被山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渭

帶渭入蜀東至荆陽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

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涇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

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

官有天府卿玄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

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

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

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索隱曰說音梳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

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一郡名秦曰九原

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索隱曰周禮

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索隱曰周禮

北曰并州其川呼沱鄭玄曰呼沱出鹵城索隱曰呼沱水

各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呼沱河自

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

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

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索隱曰戰國策車

縣東與呼沱合河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

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

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北有東粟之利民雖不

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細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

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天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

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二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

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

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

渡噲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

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田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息生之患而重

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上八王與趙從

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又各次曰子言則

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正義曰貝其冀州南近

齊正義曰河北博倉德三州齊齊趙疆國也子必

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曰定資蘇秦車

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囚說趙肅侯

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

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

奉符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

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

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

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

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

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

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

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已矣

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列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

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

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

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

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

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

曰楚東淮泗之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

陽効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

陽城則上郡路絕矣

河外割則道不通

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

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

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曰軹

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則南陽危

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

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

劫韓包周

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

裏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

則趙氏自操兵

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鏢據衛

取淇卷

兵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

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

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

據番吾

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波又音蒲又音盤疑

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曆南陽入羊腸經澤路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

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清河

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

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

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饗蠶食之傳音國都而止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

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

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二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

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

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

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

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

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

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豈可同日而論

哉索隱曰臣人謂已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已也夫衡人者正義上音橫謂為秦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

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竿

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者作軒冕者非

本文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也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

不與其息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

侯惕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惕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惕音憇義疎以求割地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

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

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

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刻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

又音質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曉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

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

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

外謂陝乃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

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

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

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

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白而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

音屯屯東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其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

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

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

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

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

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

鞏洛成臯之固

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西有宜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

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

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元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商秦楚之險以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東有死穰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洧水

宛於表反有干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宛二縣名並屬蜀南陽洧水各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南有陘山

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

出谿子許慎注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夷出柘弩及竹弩

出谿子

許慎注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夷出柘弩及竹弩

府時力距來者

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一種之弩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一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

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索隱曰韓

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踟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蹠弩以手引

戰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

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平太極李軌云在韓國

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因各尊師宛人於馮

池鑄劍故號宛馮

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

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

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

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

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

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

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

合伯四曰鄧師五曰死焉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耶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

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馬當敵則斬堅

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其劍皆能斬之革抉徐廣曰一作决○索隱曰謂以革為射决也射講也咬芮徐廣曰謂以革為射决也射講也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

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

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

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

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

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

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

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

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曰出木曰大王之地南

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徐廣曰在潁川於懷切

反戰國策作鄆地理志潁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

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鄆屬汝

南按新樓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後宋公於此更名

朱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鄆無新都東有淮潁正義

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無脊索隱曰

曰淮陽潁川二郡黃棗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卷衍酸棗

在宛胸按宛胸曹州縣也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

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

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

舍虜廬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

日夜行不絕轉輸殷殷正義曰轉輸若有三軍之

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玉正義衡

音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卒音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執力以內劫其主罪無過

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筑帝宮索隱曰謂為秦

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受秦

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

人禽夫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

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  
三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  
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  
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

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  
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

豈其

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月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  
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胫衣三也

甲之有裳見左傳音贏音盈謂資糧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  
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

田宅故云利

蒼頭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  
於眾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

萬是奮擊手二十萬廝徒十萬

索隱曰廝音斯謂廝  
養馬之賤

者今起之為卒○正義曰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

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索隱曰謂割地  
獻秦以效己之

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

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

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

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

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

安

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猶

呈見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

肯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

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曰出本名辟曰齊南

有秦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北有勃海此

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

即五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

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戰如雷霆解

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正義曰言臨淄自是也絕涉皆度也教臨菑之中七

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二萬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

頭圓五弦繫之不鼓鞞者博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

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胤反鞞求六反○

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善也行六其故云六博別錄云臨

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  
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  
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  
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  
十六年秦拔魏  
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各蓋  
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皆韓魏地  
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  
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徑乎元父之險索隱曰元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  
屬梁國○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  
南五十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  
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

曰狼性去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

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喝並呼合反

高誘曰虛喝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

恐心喝之詞以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元父猶

矜誇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

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

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

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

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

王名商宣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

王之子徐廣曰今之武陵地西有黔中楚黔中即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

也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

正義曰巫郡夔州巫山縣是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

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駮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

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

南二十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

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涇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威

王十一年魏敗楚涇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平一本北有汾涇之塞也○索隱曰涇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

南有新陽縣應邵云在新水之陽猶龜邑變為桐邑國陰變為園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

曰涇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

門順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

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

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

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

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郢

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



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

其王之土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王，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及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

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御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立蒲作。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因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索隱曰：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御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並立蒲作。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投人之本

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

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

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

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

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

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

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

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藏云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合的烏喙二

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今燕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

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

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敵其後

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

變色索隱曰愀音自西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

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朝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

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二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

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  
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  
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  
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  
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  
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

索隱曰詳音羊詳訃也僵

仆也音薑

王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  
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  
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  
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徐廣曰燕易齊王之十年時齊

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  
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

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風俗通義稱漢今蠻夷戎

似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

臣以御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

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

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

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

乃恨怒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

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

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其高鄙人

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

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

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

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

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

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

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

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

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

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

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

索隱曰謂齊王長

也或作齊疆故言長主

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二年士

卒罷敵北與燕入戰覆三軍得二將

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

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

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

五千乘之大宋

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二十八年滅宋乃當王報二十九年此說乃燕會之時

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王十餘年恐大誤矣

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

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

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正義曰齊

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可以為固

長城鉅防

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梁惠二十一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

足以為

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

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

塞且異日濟西不師

正義曰齊州已西也

所以備趙也河北

不師

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累河之北

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

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又好利而亡國之

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

正義

錯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  
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  
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  
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  
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直乘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  
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  
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  
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  
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  
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

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右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射涇陽君然齊假設此

策以救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

蘇代不信齊王與

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

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

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

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

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

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

曰



前有一子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質於齊

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強萬乘之地

國而齊物也并之是益一上齊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

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

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

比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地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加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

雖然智者舉事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

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鼻公語二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

使使盟於周室秣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損○正義曰大秦挾賓以待破秦玉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損○正義曰大

秦挾賓

以待破秦玉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損○正義曰大

秦挾賓

以待破秦玉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損○正義曰大

秦挾賓

以待破秦玉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

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理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

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

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  
王出走又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及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云

徐廣曰燕昭王二十三年秦拔齊得宋而國云正義曰齊泯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

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

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止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

天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眉首反索隱曰汶水名出汶水即江所出之

岷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涼之水益漲時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出漢水相近

止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

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乘夏水而

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龍

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

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知見者不及謀勇士

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

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律若今之鷓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

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

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各近且陽也正義曰一日

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正義曰且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一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

我離两周正義曰離曆也曆二周而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韓氏以為

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

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我下軹道南陽

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

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

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榮

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設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

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包两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

東皮氏有冀亭是也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徐廣

由持反○正義曰劉伯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澤

莊云音四廉反利也

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 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大梁故云無大梁也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

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充

胸縣西南 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

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

關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

其地不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素東虛

知所在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乃以破宋

為齊之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

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委於

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寡人固與韓

且絕矣殘均陵塞郾阨徐廣曰郾江夏郾縣均一作

南陽今之均州郾縣名存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

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郾縣申州有平

清關蓋古音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

而合於秦因以塞郾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

曰河南苑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

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

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

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

兵相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

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

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穰則兼欺

勇與母索隱曰穰猶勝也勇穰適燕者曰以膠東索

曰適音宅適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

者責也下同適楚者曰以塞郾阨適齊者曰以六不此必令言

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二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

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

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

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

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且秦與魏戰之與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廿六年皆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八住秦者皆謂游說之士

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

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索隱曰誰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馮曲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

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

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

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

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

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扶餘子公行

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音僖鄭玄說音稅嘗從楚相

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醉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非恨之聲子毋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

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



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  
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詭。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  
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

汝訓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  
而城首蜀相攻擊徐廣曰誰周曰益州天直讀為包黎  
索隱曰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直者按巴直  
草名今論巴遂誤作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直得名所以

其字遂以直為巴也注引天直即巴直也誰周蜀人也知天  
直之音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  
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  
弟于漢中號曰直侯因命之芭曰葭萌直侯與巴王為好巴  
與蜀為鄰故蜀王怒伐直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  
下道伐蜀王自葭萌御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  
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  
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  
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  
州在都之北又峽州思也 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

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  
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  
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  
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什營

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轅緹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曰此志云温泉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

西南四十里汴水經云郟城水出北山郟溪又有故郟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故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郟溪相

近之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

正義曰南陽懷州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

口也今楚兵斷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

關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敵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

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

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貧索隱曰西

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

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羗戎是我一舉而各實附也索隱曰各謂博其德也實

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三川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

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

伐蜀完惠王曰吾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

年十月擊滅之與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

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

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

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

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

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各亦

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

東

北五儀相秦四歲立惠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

十里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

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

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

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

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

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各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

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

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

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

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

可成亦明矣大王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

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東據卷衍酸東卷丘權反衍以善

曰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劫衛取陽晉

州州城縣酸東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

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

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

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

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

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

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

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

大士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

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

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

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

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

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  
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綏慎車不朝三月正義詳音羊楚王聞之曰  
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  
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  
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  
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  
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  
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  
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  
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  
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  
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

怒攻楚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  
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  
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  
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  
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索隱曰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  
人之北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死而與羣羊臣竊以

人之北背脊也○正義曰古之  
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

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索隱曰常山於  
天下在北有昔



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粟不如者勿與持，父夫從人飾辯，虛辭耳。望王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卒無及為已。是以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

汶音浮江巴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

音方謂並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加，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

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破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牂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秦兵之攻楚也

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

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

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

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

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

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

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

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云

漢中楚王大怒與兵龍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

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

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

下春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匈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匈則他國不得動也大

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

戰國之時有二諸侯宋魯邾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主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索隱曰混一本

作提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身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

索隱曰：斯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

除守徵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踴

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也。索隱曰：踴又音勔，戰國策作

虎執手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戰奮怒而入

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蹶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

快也。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騰者不可勝數。

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跣以

趨敵

索隱曰徒跣也。跣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

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

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

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

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

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

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

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

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

非王之有也夫

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

事秦則危夫造福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

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

如為

于偽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

莫如韓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

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

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

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

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殺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

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

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

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也古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

華州地也趙入朝澠

綿善反

池割河間以事秦

索隱曰河漳之

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

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

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

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天

臨菑即墨莊王之有也國一日見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

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敵邑恐懼攝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習音勅  
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攝處不敢動  
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滹池願渡河踰漳據  
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  
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

恃蘇秦蘇秦焚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  
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  
明矣今楚與秦為日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  
乎今秦發二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  
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  
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  
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滹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

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  
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執殺敵先王  
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  
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  
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  
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趨適  
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此之燕  
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

之塞

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句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

尾

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杓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令可以

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

斗以擊之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

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

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

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

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象牙摘○正義曰笄今簪也摩手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

史長義傳十一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

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音子裁音如嬰兒言

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去不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

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去武王立武王自

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

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

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衛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

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挾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

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

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

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留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

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

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

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

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一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廣

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

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

於魏也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東

秦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  
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  
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  
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  
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  
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  
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  
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  
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  
欲有教汝之車十何不相見  
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  
事也曰吾請令公厭食事可乎索隱曰厭食一飽反厭  
者飽也一謂欲令其多  
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魏相  
時為魏相楚王  
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  
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  
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

言及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  
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  
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  
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  
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  
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  
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士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  
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  
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

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

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

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餘為寡人

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

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十莊子莊子欲刺虎

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

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為然立頃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  
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  
莊子刺虎之類也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俱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曰主  
待韓魏之滅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  
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  
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各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

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

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魏攻南陽秦攻三

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

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

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

相魏張儀去徐廣曰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

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今請謁事情索隱曰謂

曰中國無事正義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

之也急告語曰中國無事正義曰謂關東六國無事

不共音煩烏謂焚跡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燭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秦得燒掇焚杆徐廣曰一孤○索隱曰掇音

攻秦音煩烏謂焚跡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燭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

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正義

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矣○正義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純

絲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

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

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云君之國有事秦將乃起兵襲秦大敗秦

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

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張儀

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

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其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索隱曰暴音步上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成其

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

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要之此兩人真

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小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

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 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雞鄉誕解云滑稽也稽同

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溷水流自出滑稽

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鳴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滑稽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考較 秦

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

更秦第十 使將而伐曲沃 正義曰故城在陝州 盡出

四爵名 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

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

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  
年按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  
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

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

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

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其茂攻韓拔

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

其敬楚王奴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

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

戰國策以仇首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首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井州孟縣外城俗各原仇山亦名仇

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

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

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遺之廣

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兵

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亦桓公伐蔡號曰誅

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戰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

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日亡國以憂大王楚王

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

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

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栢里疾圍蒲不

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

也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

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

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鄣衛今伐蒲入

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

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

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

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

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

入三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

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

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

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

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

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

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

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

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

也武庫正直其墓

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

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事○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

下蔡史舉先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

學百家之

說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

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

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

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

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寬

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

壽輔行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

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改曰筮云鮫

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

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索隱曰上黨南陽

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各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及二嶠五谷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率庚反昔

曾參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  
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主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  
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  
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二年而拔之。樂  
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箠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釭。素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術。正義音釋。二人者。挾

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

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

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

子。公孫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

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明盟。恐後樗里子。公孫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

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

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

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

曰趙系家昭王名  
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

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

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  
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

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韓使公仲侈告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

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

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

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

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

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

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

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

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

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蘇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

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

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

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封小

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楚

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云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

闕烏易反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三欲將私徒往宜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

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

公仲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

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

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

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

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

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

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比日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

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

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

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其欲韓

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反宜

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

也韓子傳十一

七

之甚難

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

向壽

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

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今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

求索潁川是親向壽

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

不解

已買

而交走秦也

索隱曰韓楚怨心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

秦楚

爭疆而公徐過楚

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

此利於秦也

此利於秦也

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

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

罪

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

甘茂不得同合韓

甘茂不得同合韓

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

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子韓武

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

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

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

拔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

甘茂之

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

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

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索隱云：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蜀，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

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復音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作環。○索隱曰：以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緣字。○正義曰：許緣反。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

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立則嘗用召  
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洧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去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伴章恩義而卒包越國亂故  
蓋禍心備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音昧之難也  
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而郡江  
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  
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

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  
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  
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  
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  
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  
伐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經通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使未有以疆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使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  
 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  
 能行之正義曰汝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  
 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  
 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  
 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  
 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

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  
 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  
 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  
 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今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  
 趙文信侯乃入三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  
 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



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齊音側，夫反，一音資。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正令秦有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

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楚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乃攻宜陽 廿四維妙歲  
卒起張唐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一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

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其先楚人姓

芊氏正義曰芊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

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

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

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

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

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索

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芊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彪云華

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二十里即

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涇陽君

曰名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

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

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

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

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

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

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而逐武王后出之魏

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

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

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

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基是二人請以

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謂

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

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

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

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

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

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

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

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

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

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

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說也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

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

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

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

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

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

魏走芒卯

上莫卯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

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

遂圍大梁梁大夫須

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

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

國殺子良

索隱曰篇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篇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

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

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

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侯之國也而母

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

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

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為割八縣地未畢入兵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如入北宅

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

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

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

梁則國求無云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

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

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晉說

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

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

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

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如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

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

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臣以

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

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

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

兵必罷陶邑必云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

曰定陶近大梁後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

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

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

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從足松反

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

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

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

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

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

孰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

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十一年秦軍天泗水成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

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

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郊於華陽下斬首十

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齊而秦又以兵六助趙也齊

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遣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

敝於邑之王

五

曰

正義曰謂齊王也

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

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

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

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

正義曰今

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齊敗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

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

敵其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

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

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

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

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

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

剛壽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龍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以廣其陶

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

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者，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楚貝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直交憤而亡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秦昭王十四年  
白起為左庶長  
將而擊韓之新城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  
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  
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  
徐廣曰音干駟案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  
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  
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  
明年白起為  
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眉岷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

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

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正義曰言太尉 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 徐廣曰音干駟案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 明年白起為

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

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

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

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破州郭下縣遂

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

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二十四年白

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

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

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州東

北三十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

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

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上康曰

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

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

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

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

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

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

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

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徐廣曰屬

穎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蘭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穎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

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輪氏屬穎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技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紇攻韓取上黨上

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左庶氏○索隱曰地理志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

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

城一名都尉城今各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毅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

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廣

曰一奪西壘壁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趙

者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趙

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

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紀曰表尔之所惡獨畏馬

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

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

斷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

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張二

音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

秦長壁堅拒不得入而秦音兵二萬五千人絕

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

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各趙東壘亦各趙東長壘在以待

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

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索

日時已屬秦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

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

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

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

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

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司馬

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

地秦定取也

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  
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  
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  
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  
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  
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徐廣曰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  
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  
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  
曰因白起之攻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  
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  
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  
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  
雍城按今在鄭州原  
武縣西北七里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  
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  
正義曰入  
針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  
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

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云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

其兩反

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

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

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也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

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

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

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比日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阮其四

一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以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如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租惠諸侯之掾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苦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亦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戰殺也○索隱曰捲音拳相音濁其見反字亦作統按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

年前翦將攻趙閼與正義音頂破之拔九城十八年前

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

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音計秦使翦子

王賁擊荆也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荆兵敗還擊魏

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是走燕王而數

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

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

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  
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  
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  
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立。索隱曰大固始縣屬淮陽寢立地名也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  
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汝州郊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比二城父城之名。且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

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各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

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百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耶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



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

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菑。古不隱。

曰謂使者五度又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

然。夫秦王怛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粗。今空秦國甲

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一作博。又作割。我不多請田宅爲

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

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

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

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

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

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

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薊

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

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

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

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

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

氏蒙氏功為多。各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

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徐廣曰：物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袁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逆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卒行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史記

